

英雄不老(上)

(上接 A02 版)

■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历时 65 天,我军 60 万消灭敌军 80 万,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牺牲最重、歼敌最多的战役。

1948 年入冬,10 纵阻击徐州东援之敌,李文祥从碾庄、太平庄、徐州一路向西南打。他说:“我打坦克最在行!”当徐州守军出动大批坦克将我军工事碾为平地时,他迎着扫射飞奔到坦克跟前,将炸药包猛地塞进履带和轮子之间,履带一炸断,坦克傻鼻子了!他和战友们干掉了 20 多辆坦克。

最惨烈的是鲁楼阻击战。11 月底,敌军黄维兵团在豫东永城一带陷入重围,杜聿明集团放弃徐州向西南逃跑企图与之会合。我军急行军追截,12 月 3 日在皖西鲁楼一带堵住了潮水般的敌兵。敌人飞机大炮重兵猛攻,我军鏖战 6 个昼夜进行阻击。李文祥所在连队的战士因炊事员牺牲饿了 4 天,就着凉水嚼生麦粒也毫不退却,子弹打完了用刺刀捅,用枪托砸,用牙咬……

连队阵地上打到只剩下了指导员、战士马士华和李文祥。李文祥记得来自山东沾化的马士华是一个爱说话的年轻人,战斗间隙,李文祥让他歇歇,他说要抓紧挖工事。正说着话,一记冷枪突然击中他的鬓角。李文祥捂住他头上的血口子,想拿急救包,他嗯了一声就死在了李文祥的怀里。后来指导员也牺牲了。

李文祥满身是血晃下阵地,只听营长喝问:谁?他答:我,上面没人了。营长说:你不是人?!他转身又和增援部队一起返回了阵地,一支枪打热再换一支,一直打坏了三支枪,死死堵住敌人的去路。

到了永城陈官庄围歼战,雪野皑皑,敌我短兵相接。李文祥放哨时,发现敌兵在路沟里架起轻机枪偷袭连队,便当起狙击手,一枪将其击毙。举旗的值班官又来送死,架设重机枪的敌兵也被打散了。他一共打死了 30 多个敌人。

火线上,李文祥一个月连升两级,先任副班长,又任班长。荣立特等功时,教导员给他胸前挂大红花,还给他换了一支日本大盖子弹。

■渡江战役

1949 年初春,全军统一整编,华东野战军第 10 纵队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 28 军,李文祥成为新编 83 师 247 团 2 营 6 连 1 排的班长。这个“数字化”记忆从此嵌入他的生命。83 师是军里主力师,247 团是师里主力团。勇士李文祥成了“尖刀上的刀尖”。

渡江战役前夕,苏北平原的油菜花开了。行军到长江边,指导员拉拉他的衣角,沉声问:你入党吗?他一时没明白:为啥入党?指导员正色道:要解放全中国,你不入党?为人民服务,你不入党?他想起危急关头首长总是高喊:“共产党员站出来!”立刻回答:“入党!我入!”

党员就要永远听党的话,党员就要有个党员的样儿——倥偬(kǒng zōng, 指匆忙)之际指导员的这句话,像钉子一样楔进了他的心田。这既是主义的力量,也是心灵的向往,二者熔铸在了一起,从此他就为这个崇高神圣的信仰而战,而活!

4 月 21 日晚,百万雄师过大江,28 军由扬中至靖江一带启航。“毛主席借东风”,东南风忽然转成北风,百舸千帆箭一般射长江南岸。李文祥乘坐的帆船装载一个排的兵力,他在船头守着架起的机枪。黑暗中,船只拥挤碰撞,他们这条船的船帮都撞破了。女船工摇着橹,大声说:别怕,非把你们送到那边不可!李文祥和战友们勇猛地冲上滩头阵地,把长江天险踏在了脚下。

■上海战役

1949 年 5 月 12 日开始,28 军直扑沪北,激战吴淞,攻占太仓和嘉定,又突进市内月浦、刘行、杨行。

刚刚闻嗅到大上海气息的李文祥和战友们,啃到了一块“硬骨头”——刘行国际电台。这个国际电报收报台,与真如、枫林桥两个发

报台总称国际电台,与美英德等国有直达电报业务。这一片机房和天线阵里,日军曾建造了坚固隐蔽的地堡群。

进攻异常艰难。先遭地堡群火力杀伤,又遇地雷区、电网和竹签阵,部队以惨重代价攻占了一些地堡。敌方海陆空齐上,坦克和装甲车开道,飞机和舰炮增援,双方死死缠斗,参战的 28 军、29 军三四天就伤亡 8000 人。李文祥那个排一仗下来仅剩 3 个人。

后来改由突击队爆破地堡。富有经验的李文祥,挟炸药包向火力最猛的地堡冲去,可一同上来的爆破手转眼都倒下了,他急中生智,也扑倒在水沟里,在尸体堆里装死,暗暗等待黑夜来临。察看的敌兵用刺刀拨着死尸,刀尖也戳着他的身子,他纹丝不动。夜幕终于垂落,他沿水沟匍匐前进靠近那个地堡,一跃而起,拉响导火索把炸药包投了进去,地堡在爆炸声中崩塌。

5 月 19 日攻克刘行国际电台,5 月 27 日上海解放。李文祥荣立一等功。

■福州战役

1949 年夏,因外围敌军有收缩迹象,福州战役比原计划提前 4 天,8 月 11 日发起钳形攻击,切断陆海退路会歼敌军。28 军担任正面突击,一直攻入市区。

李文祥说,兵败如山倒的敌军已是“烂葡萄兵”,83 师将敌一个师围至闽江边聚歼,并不困难。没想到的凶猛对手竟是闽地酷暑,连日徒步追击逃敌的战士们,有不少死于热渴中暑。

在市区南台的马路上,猛追逃敌冲在前面的班长李文祥,突然热晕栽倒在地。战士们赶紧抢救,是街边老百姓端来一壶凉茶,给昏迷的李文祥撬开牙关硬灌下去,才把他救活过来。

这次战役历时 13 天,福州解放。李文祥荣获特等人民功臣奖状。

■平潭岛战役

满身征尘的李文祥,马不停蹄,从中原一直打到了台湾海峡。

大军南下的终极目标台湾已近在眼前,28 军剑锋直指平潭岛,这是屏障台湾的一个大岛,而小练岛、大练岛是迈向它的踏板。

1949 年 9 月 12 日晚,海水退潮时分,247 团乘船直驶小练岛,李文祥班里 12 人都端着美国造冲锋枪。小练岛守敌一触即溃,接着驶向大练岛。狂风中,船在漩涡上打转,船工对李文祥说:他们绕着风走,我们照直走,一定比他们先到!船一近岸,李文祥带头跳进齐胸的海水强行登陆。他跃过第一道工事、第二道工事、第三道工事,营教导员突然在后面用广东话喊:“别前进了!”他回头看,原来后面的船还没跟上。

听到吹哨继续前进,遇到铁丝网,还有电话线,他从饭包里掏出刀子割断了电话线。黑暗中台风大作,平潭岛敌兵赶来增援反击。他迁回到敌人背后甩开了手榴弹。敌兵向高地逃去,他率战士一直追到山顶,突然看见曙光染红了汹涌的海面。

走投无路的敌军,在围营山坳举起白旗。李文祥记得一位脸上长有麻子的副指导员带着通信员去受降,谁知敌方又举起红旗。我军把大炮开上山头,朝他们轰了两炮。这时乌云涌来,猛雨下得瓢泼一般,敌方举起白旗彻底投降,大练岛解放。

9 月 15 日晚 8 点半,平潭岛总攻开始,由榴弹炮开路直扑岛顽抗的守军。247 团从岛北苏澳登陆抢占港口。敌军被团团包围在岛屿北端时,一艘军舰从台湾方向驶来企图救援,但远远打了一阵炮又开走了。一万多守敌大部被歼。

9 月 17 日,平潭岛战役胜利结束。李文祥荣获战斗模范称号。

此时再过十几天,开国大典就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五星红旗将在新中国的上空飘扬!

在平潭岛留下驻防将近两年的李文祥,没有看到那场失败的金门战役。他 1951 年 4 月升任副排长,9 月出席了 28 军第四届英模



英雄李文祥与老伴陈宝珍。

大会;1953 年 5 月任排长;同年秋天,在福州上了 28 军为几百名排以上军官办的文化速成小学,但随着台湾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战报传来,又提前毕业驰返部队。

新中国成立以后,李文祥仍在盼着打仗。为了轻装上阵,他仅留下身上要穿的,把皮鞋和旧军衣全寄回了河南老家。他天天盯着海峡对岸,随时等待一声令下,就把红旗最先插上台湾岛!

■功臣

走进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李文祥的家,院子里迎面是“光荣之家”影壁,堂屋里迎面是“战斗功臣 英雄本色”匾额。

面前这位瘦弱的老农,就是那个叱咤风云、战功赫赫的英雄?!

他的小布里,又衬上了女儿的一方花手绢。里面淮海、渡江、福州战役的奖状和纪念章都颁发于 1949 年,当时还正在打仗,一路上是怎么携带的?老人指指上衣胸前的内兜:放在心口。

李文祥也许生来注定要当兵。他 1925 年农历端午出生于今河南省濮阳市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一户贫苦农家,属牛。5 岁时母亲气病而亡,他离开父亲和弟妹,投靠股庄姥姥家。为了混口饭吃,他在兵荒马乱之中辗转奔突。他 14 岁报名参加八路军,年龄太小部队不收。他 16 岁卖身当兵,入国民党石友三部当勤杂兵,在范县大堤上与日本鬼子打仗失败溃逃时,遇到八路军留下当兵。直到 1947 年正式参军加入华野 10 纵,他才真正明白革命道理,骁勇善战的潜质也得以施展。

他唯一的英雄气短之处,是从小失学文盲。这个缺陷到和平年代越来越明显。虽拿到了速成小学毕业证书,但还没完全脱盲,他对这个“软肋”的敏感和清醒,影响着一个人命运的走向。

1955 年的一天,上级来电话要提拔他当指导员,他急得拍桌子嚷嚷:“老首长,我从小情况您不知道?指导员必须会讲课,我没文化,要是讲错词儿了呢?丢人不丢人?麻烦不麻烦?讲军事错了还可以改,讲政治错了可不得了。”老首长说,那就提拔你当副连长吧。副连长比指导员低一级,他却嘿嘿笑道:“这还差不多!”

1956 年 5 月,他荣获 1945—1950 年解放奖章。几个月后,部队挑出几百人组成转业大队,李文祥也在其中。当时驻扎莆田洞湖小学的十几名转业兵,拍了一张“全体老战友离军赴地临别留念”合影。之前房东女教师想把二女儿许配李文祥,他没同意:还要打台湾呢,一旦牺牲撇下人家咋办?

打仗、打仗、打仗,军人心目中只横亘这一个念头。李文祥想等台湾最后解放了,啥事都没有了,再考虑自己的事情。谁知等等等……等了这么多年,没仗可打了,要转业了。舍不得啊,老部队是老兵的又一个娘家!李文祥在莆田街头踟蹰,陈景三副军长见

到他就问:“小李,你转业了?晚上到我那里去一趟!”陈副军长当过他的团长、师长,一同打过济南、淮海、上海战役。晚上见面,陈副军长说:“小李你咋没走啊?你不是共产党员了?听党的话,像打仗一样去参加新中国建设。明天去报到吧,给你补发一个月工资零花。”接着让秘书买了一张车票,把小李送出了暖热的怀抱。

李文祥的军龄不算很长,但是短短 9 年,参加 6 次战役,还有大大小小的战斗无数,挥戈横扫半个中国,历任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荣立特等功、一等功、二等功,并获特等人民功臣、战斗模范称号,戴上了解放奖章,出席了 28 军第四届英模大会,赫赫战功足以骄人。

1950 年 9 月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京召开,三野代表中就有那位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牺牲的特级英雄杨根思。李文祥原本也是代表人选,可惜因生病错过了机会。没能坐着火车进北京见毛主席,成为他的终生遗憾。他至今都没进过北京。

他作为军人,他是幸运的:大仗打了,硬仗打了,胜仗打了,而且是在我军定鼎江山的最为酣畅精彩的时刻,是在共和国喷薄而出的最为壮丽辉煌的时刻。

之后呢,所有战功荣誉就收入了一个沉默的小布包。

打江山的人,只与牺牲者比。“显摆那干啥,好多战友命都没了。”他说。

记者问老人:你身边战友牺牲了多少?他说,班里排里随死随补,认不全就没了。活下来的是一多半,死了一多半。

问他:你想过自己会死吗?他女儿说:俺爹说,打仗往上冲,脚底下轱辘轱辘都是尸体,一双绑腿都染红了,涮几盆盆水还洗不干净。

他却淡淡地说:“锯响就有末儿,战场上哪能不死人呢。真死了就死了吧,反正是为人民而死。”

可他终究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完完整整!除了济南战役中炮弹皮把手削破一小片,他可谓未伤一根毫毛。真是命大!

记者问:你还想那些牺牲的战友吗?他先摇头:“想有啥用?不想。”可过了好一会儿,他又仰天紧紧闭了一下双眼说:“睡不着的时候想啊!”

午夜梦回,在静静的村舍里,枪炮声又震耳欲聋地轰响起来了,还夹杂着号令和呐喊。在硝烟和鲜血的气息里,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奔跑着,跳跃着,搏斗着,杀红了眼……

“苦!那时候真苦!”老人皱眉咽下一口唾沫。

问他怎么苦,这个火里趟过来、血里滚过来、死尸堆里爬过来的硬汉子没有回答。记者揣想,他所说的苦,不是个人的苦,不是皮肉之苦,而是战场上巨大的焦灼感,军令如山,万死不辞,苦苦地挺进,苦苦地求胜……

那时候,想过打完仗干啥吗?记者问。他用范县方言吐出两个字:“回家。”战士恋家。河南人恋家。(未完待续)